

明清海防视野下胶东武术的“御侮”功能与社会角色研究

商昌敏

(烟台文化职业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3)

摘要: 胶东半岛——如今的烟台、威海一带——在明清两代被誉为“京师左腋”，其海防地位之重，可谓“南卫江浙，北拱神京”。在这五百多年的海防建设过程中，胶东武术从来不只是肢体运动或体育技艺那么简单；它深深嵌入了军事防御、民间自卫乃至社会控制的肌理之中，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本文从明清海防的史实出发，结合胶东地区的卫所建制、绿营兵制以及社会组织的变迁，尝试探讨胶东武术在抵御倭寇、镇压海盗以及各类抗清斗争中所发挥的“御侮”实战功能。同时，我们也想理清它在官方军事体系中的转型轨迹、在民间团练里的普及方式，以及在秘密结社中可能发生的异化。研究表明，胶东武术其实是海防军事需求与胶东本地社会结构相互碰撞的产物；它的演变，折射出的正是这片土地从“军事边疆”逐渐转向“海疆社会”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 胶东武术；明清海防；御侮功能；社会角色；军事体系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2.237

胶东半岛三面环海，扼守渤海咽喉，与辽东、朝鲜隔海相望，堪称拱卫京畿的海上屏障。明代“南倭北虏”的边防压力持续加大，胶东沿海更是倭患频仍；到了清代，尽管海疆统治趋于巩固，但海盗侵扰、内部动荡（比如各类反清活动）依旧不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胶东一带的军事防御体系——卫所、营寨、炮台、墩台等——与当地军民社会（军户屯驻、移民聚落、流动人口）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互动机制。胶东武术（螳螂拳、八极拳、地功拳等流派，也包括一些长拳类支系）正是在这个时期蓬勃生长起来；和内陆武术相比，它身上带着鲜明的海洋烙印与军事基因。本研究旨在说明：武术从来不只是个人修身养性的技击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它往往直接呼应着社会结构与军事需求。这样的视角，或许不仅能填补胶东武术史研究的一些空白，也能让我们从“身体技术”这个微观层面，去窥探明清海防体系究竟是怎样运作的。

眼下学界对胶东武术的关注，大多还停留在梳理技术套路、考证传承谱系或者个别拳种的起源上，很少把它放到明清海防那样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去审视。虽然也有学者讨论戚继光与武术的关系，但针对胶东这一特定区域，武术到底如何具体服务于海防？它在卫所军户制度向绿营兵制转变的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变化？这些还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本文试图在这些缝隙中做些探索，把武术史与军事社会史交织在一起，看看“身体技术”在国家海防体系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明清胶东海防体系的构建与演变

（一）明代胶东海防：卫所制度与倭寇防御

明代在胶东沿海布置了密集的卫所网络，威海卫、成山卫等核心卫所构成了规模化的屯兵防御体系。按照当时的军制，每卫定额 5600 人，这些兵力分布在沿海各个要害地段。卫所制度下的军户身份世代相承，逐渐形成封闭的军事社区——这种模式既保证了兵源的稳定，也强化了军队的组织战斗力。

胶东的海防地位，在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里说得明白：山东海防“惟在登、莱二郡”，而胶东正是登莱海防的核心承载区。明代这里不仅是抵御倭寇的前沿，也是海运漕粮的关键中转站，甚至还在万历朝鲜之役中承担后勤保障任务。换句话说，胶东海防的价值兼具防御与补给双重属性。

为了提升海防的协同能力，明代在胶东建立起“驿传—烽传”二元信息调度体系。驿传系统依靠驿站和急递铺，保证军政文书与命令的快速传递；烽传系统则以烟墩（烽火台）为核心，在成山头等重要地点形成预警网络，白天燃烟、夜间举火，执行标准化的警报机制。就这样，一张“水陆相维、军民联防”的立体防御网逐渐织就。

作者简介: 商昌敏(1996—)，男，讲师，研究方向为武术理论与方法

通讯作者: 商昌敏

（二）清代胶东海防：绿营兵制与体系转型

清代对明代的卫所制度进行了系统性裁撤，原有卫所或并入州县，或改编为绿营。顺治年间，莱州卫、登州卫等胶东核心卫所相继裁并，随后清廷设立了登州镇、文登营、宁福营等绿营建制。登州镇总兵成为胶东海防与陆防的最高指挥官，统辖水师营与陆路营，形成“镇—营”两级指挥体系。

清代胶东海防的策略发生了明显转变：重心从明代严格管控民间出海，转向抵御外侮和维护海疆秩序。随着火器技术的推广，防御逻辑也从单纯固守海岸线，朝着“水陆协同、攻防兼备”的复合模式演变。

雍正年间，清廷在胶东沿海要地——成山头、烟台山、威海卫等地——大规模修筑炮台。早期的炮台多为夯土或简易石砌，虽然形制简单，但已经具备炮位布置、弹药储存和兵力驻守的复合功能。这标志着胶东海防开始从冷兵器主导，朝着热兵器适配的方向转型，海防近代化的萌芽悄然露出。

二、“御侮”功能：胶东武术的军事化与实战化

（一）军事训练：卫所军户的武术传承与战术适配

明代中叶，山东地区常向江南输送“青齐长枪手”，这个背景也推动了胶东武术长器械技法的发展，比如杨家枪法在军旅中的本土化演变。针对倭寇擅长倭刀、身法灵活的特点，胶东卫所军队逐渐摸索出“长以卫短，短以救长”的协同战术：长枪手列阵在前，构成防御屏障；刀牌手紧跟其后，专攻近身格斗，以此破解倭寇的贴身突袭。

登州水师作为海上力量，作战环境往往是狭窄颠簸的船舱——这种特殊空间直接催生了胶东短拳的刚猛特质。太极拳、太祖拳这些拳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寸劲爆发、马步沉稳、近身靠打”的核心技法。所谓“寸劲”，是为了适应狭小空间的发力限制；“沉稳步法”是为了应对船体摇晃；而“近身靠打”，则是在空间不足时依然能有效制敌。武术与水上作战环境之间，形成了一种精准的适配。

（二）抗击倭寇：实战场景中的武术经验积淀

嘉靖年间，倭寇侵扰的重点虽在浙闽，但胶东作为海防预备基地与后勤枢纽，也频繁遭遇海盗与倭寇的袭扰。在这个过程中，胶东武术通过军户调动、军事交流等渠道，广泛吸收了浙闽地区的抗倭实战经验，完成了技法体系的实战化升级。

成山卫、威海卫等核心卫所的防御实践，让胶东武术呈现出鲜明的“守御导向”。守军善于利用山地隘口、海岸礁石等地形，把武术技法和伏击战术深度融合——在山地靠短打游击袭扰，在海岸借礁石构筑据点，以“封、拦、缠、抱”等手法应对倭刀劈砍，让地形优势与武术技法协同增效。

戚继光曾任登州总督，他的《纪效新书》强调“实用为本、摒弃花法”，这一理念对胶东军旅武术影响深远。他主张武术必须服务于实战，讲究“狠辣精准”，这直接推动胶东武术摆脱民间杂耍式的花架子，转向“朴实刚烈、直击要害”的风格。有意思的是，胶东代表性的螳螂拳，其起源传说就常与明末抗倭实践挂钩；它的核心技法“封、闭、闪、挪”，恰恰是针对倭刀劈砍逻辑而来的——用快速身法规避攻击，以短促手法实施反击，可说是抗倭实战经验的一种技法凝练。

（三）内部“御侮”：清代武术的反抗属性与治安功能延伸

进入清代，胶东武术的“御侮”功能显现出双重维度：一方面延续抵御外侮的传统，另一方面则因应时代变化，延伸到反抗清廷统治与维护地方治安的场域。

顺治至康熙年间，栖霞人于七（本名乐吾）领导的抗清起义，可谓胶东武术与反清斗争结合的典型案例。起义军以胶东锯齿山等复杂山地为依托，凭借民间武术团体的组织能力与山地作战经验，与清军周旋十余年。他们将民间武术中的山地奔袭、近身格斗、器械配合等技法全面用于游击作战，这说明当时的胶东民间武术已经具备成熟的军事组织属性，成了反抗统治压迫的重要工具。

于七起义失败后，清廷加强了对民间习武活动的管控，胶东武术的传承方式也随之转变：很多拳种从卫所教场、民间武馆的公开演练，转入家族内部或秘密结社的口传心授。一些武术团体甚至逐渐衍生出“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属性。这种地下化传承，不仅保证了拳种的延续，也为后来义和拳等民间武术组织在山东的兴起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随着海疆治安问题日益突出，部分合法化的民间武术团体也参与到巡逻海岸、打击海盗的活动中，让“御侮”功能悄悄延伸到了地方治安领域。

四、社会角色之一：军事体系中的武术

（一）武科举制度与绿营兵制的武术联动

清代沿用并完善了武科举制度，这套制度不仅为底层百姓开辟了一条军事晋升的通道，也通过标准化考核，推动了胶东武术的规范化与官方化传承，成为连接民间武术与国家军事体系的关键纽带。

胶东地区民风历来剽悍，尚武风气浓厚，武科举的推行正好契合了这一地方传统，也催生了不少武举人才。对军户后裔等底层群体来说，武科举成了他们突破身份限制、进入绿营等国家军事体系的重要途径——考取功名后，可直接授予绿营军职，从基层军官一步步晋升。这就形成了一条“民间习武—武举应试—绿营任职”的完整链条，进一步激发了地方的习武热情。

清代武科举的考核分“外场技能”与“内场策论”，其中外场技能直接对应军事实战需求，对胶东武术的技法发展影响很深。考核科目包括：弓术（马射、步射），要求精准命中移动或固定靶，促进了射箭技法的精细化；刀术，侧重重刀演练，讲究力量与技法的结合，推动了刀法的规范化；石锁（硬功），考核力量与体能，让石锁、打桩这类传统力量训练更加系统；马术，则要求在马背上完成射箭、挥刀等动作，强化了武术与马术的协同训练。这些标准化的考核，使得胶东武术逐渐摆脱民间自发演练的随意性，形成了一套贴近军事需求的规范体系。

在胶东绿营兵（如登州镇标兵、文登营兵）的日常训练里，尽管火器逐渐普及，但冷兵器格斗仍是重要考核内容。武科举的考核标准直接转化为绿营的训练规范，石锁硬功、桩功、长短器械技法等，都被纳入官方军事训练体系，成为士兵选拔与晋升的核心指标。尤其是登州镇作为海防中枢，其标兵训练更强调武术技法与海防作战的适配性，把长兵拒敌、短兵破袭等技法融入营伍操练，形成“训练—考核—晋升”的闭环，强化了武术在军事体系中的实用价值。

（二）水师与陆营的作战环境差异及武术风格分化

随着清代绿营兵制的完善，胶东武术在官方军事体系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兵种分化——水师营与陆路营因作战环境、任务不同，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武术技法体系。

陆路营主要负责驻守城池、隘口和内陆防线，作战环境以开阔平原、山地隘口为主，侧重集团阵战。因此，陆路营武术风格突出“重集体、重防御、重长兵”：战术上强调纪律与协同，通过长枪阵、刀牌阵等阵型发挥集体威力；技法上以长兵（枪、矛、镗）和重兵器（大刀、狼牙棒）为主，注重力量与范围打击，旨在构建前沿防御屏障；训练则强化阵型演练与器械配合，淡化个人技法的花哨展示，一切朝着“稳、准、狠”的实战导向走。例如文登营，其武术训练就重点围绕山地隘口防御展开，把长枪拒敌与短兵护阵结合起来，形成一套适合山地作战的阵战武术体系。

水师营的任务涵盖海上巡哨、炮台防守、剿捕海盗等，作战环境主要在两类场景：战船船舱（水兵）和沿海炮台（守兵）。特殊的空间催生了灵活、紧凑的武术风格。清代水师明确区分“水兵”与“守兵”，二者技法各有侧重：水兵常在船舱、甲板等狭窄颠簸处格斗，因此武术风格偏向“灵活紧凑、近身高效”，技法上多用钩、镰、短刀等便携器械，便于在狭小空间施展，也能破坏敌船；同时特别注重“抗眩晕格斗”训练，靠桩功稳固底盘，形成“小范围腾挪、短距离发力”的特点，以克服船体颠簸的影响。守兵则以炮台防御为主，需要兼顾远程火器配合与近距离防御，因此武术风格呈现“攻防兼备、长短结合”的特征：远程配合火炮，近战则以短刀、盾牌为核心，应对敌方登岸突袭。登州水师的船战武术，正是在这种需求下发展起来的，成为胶东武术中极具海洋特色的一支。

五、社会角色之二：民间组织与自卫

（一）村落自卫：团练组织、乡约体系与地方防御实践

明清时期，胶东海防的官方力量主要集中于城镇要塞和核心卫所营汛，广大沿海村落处于防御末梢，驻军稀少，常受海盗、土匪侵扰。这种防御空缺，催生了民间自卫体系，其中团练组织与乡约制度的结合，成为胶东村落自卫的核心模式，而武术则是这一体系的技能支撑和精神纽带。

胶东沿海村落多依宗族聚居，形成“乡绅—族长—村民”的层级结构。乡绅作为地方精英，负责联络官府、调配资源；族长则依靠血缘纽带凝聚村民。这样的社会结构，为团练组建提供了天然基础——团练以宗族为单位，由乡绅或族长牵头，选拔村中壮丁组成自卫队，武术教头多由村中习武长者或退役军户担任，形成“血缘凝聚+精英引领+武术赋能”的组织模式。

团练的运作深深嵌入乡约体系，通过“约规”明确习武自卫的责任与义务。日常训练多在农闲进行，内容兼顾基础体能与实用技法，比如长枪拒敌、短刀防身、石锁练力等，贴近村落可能面临的近战、巷战需求。同时建立预警机制，与邻村结成联防网络，一有海盗土匪踪迹，就通过鸣锣、放烟互通消息，协同防御。物资保障则依靠宗族公产和村民摊派，筹集兵器与粮食，确保组织能够持续运转。

文登、荣成等沿海县域的村落防御实践颇有代表性。据地方史料记载，文登营防区内，民间普遍推行“堡—

铺”并设的防御模式：官方急递铺负责公文传递与军情上报，民间则在村落周边修建夯土“堡垒”，作为团练训练和防御的据点。比如荣成石岛附近的村落，借助海岸礁石地形，在堡垒外挖壕沟、设栅栏，团练队员凭借武术技法，依托礁石掩体打伏击，多次成功击退海盗。这种“寓兵于农”的做法，既弥补了官方防御的不足，也让武术成了胶东农村的普遍生存技能，体现出一种“耕战结合”的民间智慧。

（二）秘密结社：武术与民间宗教的融合及社会控制的双重性

清代中后期，随着海防松弛与社会矛盾加剧，胶东武术的民间角色逐渐超越单纯的自卫范畴，开始与民间宗教、秘密结社深度结合，成为既反抗清廷统治、又维系地方秩序的双重力量，呈现出复杂的社会控制属性。

于七抗清起义之后，胶东民间对清廷的抵触情绪长期存在，而白莲教分支、八卦教等民间宗教，则为这种情绪提供了精神寄托。武术成了宗教与结社之间的重要纽带——秘密结社往往以“习武强身”“互助自保”为名，吸引信徒参与武术训练，把宗教仪式和武术演练结合起来。比如集会时先举行宗教祈福，再集体习武，通过身体训练强化信徒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像胶东的“无极会”这类组织，教义里融入“反清复明”的政治诉求，武术训练则成了培养战斗能力、实现组织动员的核心手段，形成一种“宗教聚心+武术聚力”的运作模式。

从清廷的角度看，这类习武结社团体无疑是“海疆奸宄”，威胁统治稳定。一方面，它们依托武术形成武装力量，且与反清诉求绑定，直接挑战官府权威；另一方面，部分结社通过控制地方资源、干预民间事务，削弱了官府的基层治理能力。因此，清廷多次颁布禁武令，加强对民间习武的管控，对秘密结社更是严厉镇压。

但从民间视角看，这些习武团体也具备维护地方治安的正面功能。清代中后期，胶东沿海海盗频发，官方力量难以全面覆盖，秘密结社反而凭借武术优势，成了抵御海盗、土匪的重要民间力量。例如康熙年间，胶东半岛东部沿海遭遇大规模海盗侵扰，一些秘密结社就组织信徒参与防御，依靠熟练的武术技法和协同作战能力，协助官府击退海盗，保护了村落安全。这种双重属性，使得胶东武术在清代中后期的民间社会里，既是反抗压迫的工具，也是维系秩序的支撑，折射出传统社会民间力量与国家权力之间复杂的博弈关系。

六、社会角色之三：文化传承与海防精神

（一）武术中的海防记忆：历史隐喻与地域尚武精神建构

胶东武术的传承体系里，积淀了大量与“抗倭”“抗清”相关的传说叙事与技法仪式。这些文化符号，可不仅仅是拳种源流的附会；它们其实是明清胶东海防历史记忆的具象化表达，同时也塑造了一种带有防御特质与地域性格的尚武精神。

胶东代表性拳种的起源传说，往往与海防军事实践紧密相连，背后是对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与价值认同。拿螳螂拳来说，流传很广的“王郎观螳螂搏斗创拳”“吸纳戚继光《拳经》技法成拳”等说法，其核心隐喻并非单纯追溯源头，而是把拳种的诞生与抗倭御侮的历史语境绑定在一起——螳螂“以小胜大、灵活御敌”的特性，恰恰是胶东军民对抗装备精良、身法灵动的倭寇时的战术投射；而传说中对戚继光武术思想的吸纳，实则是对“实用为本”这一军旅武术传统的认同与传承。通过将拳种与民族英雄、抗倭伟业关联，海防的历史记忆就在武术传承中一代代延续了下来。类似地，八极拳“刚猛制敌”的技法传说，也暗含着清代胶东军民抵御海盗、守护海疆的斗争记忆，成了海防精神的文化载体。

胶东武术“重硬功、尚铁骨、求落地生根”的审美取向，也不只是技法偏好，而是地域自然环境与海防实践共同塑造的精神特质。胶东半岛濒临渤海、黄海，风高浪急、礁石密布，恶劣的自然环境养成了当地人坚韧的性子；而作为明清海防前线，长期的军事需求又进一步强化了“刚劲务实”的尚武导向。武术训练中对石锁硬功、桩功的强调，追求“落地生根”的步法稳固，既是为了适应海岸崎岖地形和船舱颠簸的环境，也象征着胶东人守护家园、抵御外侮的坚定信念；“朴实刚烈、直击要害”的技法原则，摒弃花架子，与海防作战“高效御敌”的核心需求高度契合，最终凝结成“刚毅务实、守土有责”的地域尚武精神，成为胶东海防文化的核心内核。

（二）武术与海防民俗的融合：功能转化与社会整合意义

明清时期，胶东武术逐渐超越单纯的技击与军事功能，深深融入与海防相关的民俗活动里。通过庙会演武、祭祀仪式这些载体，它实现了从“军事技能”到“文化符号”的转化，成为凝聚社区力量、强化海防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

胶东沿海民众靠海为生，对海洋安全的诉求极其强烈，形成了以海神庙（天后宫、龙王庙）为核心的祭祀体系，而武术表演正是庙会“出会”活动的核心环节，兼具宗教祈福、军事威慑与娱乐教化的多重功能。在天后宫妈祖诞辰、龙王祭海等重要民俗活动里，各村镇的武术团体都会前来演武——或是演练长枪短刀的协同战术，或是展示石锁硬功、拳法套路，既以“娱神”的形式祈求海上平安、海疆稳固，也以“娱人”的方式丰富民间文化

生活。更重要的是,这种公开演武其实是在向潜在的海盗传递一个信号:“我们全民皆兵,能协同御敌”,让民俗活动与海防防御产生了隐性联动。比如荣成石岛天后宫庙会的演武,不仅吸引周边村民参与,也成了沿海团练组织的“隐性练兵场”,通过集体演练强化协同作战能力,使民俗活动意外成为海防防御的补充形式。

武术与海防民俗的融合,进一步强化了沿海社区的凝聚力与文化认同。在庙会演武这类场合,不同村落、不同宗族的武术爱好者聚到一起,通过技法交流、集体演练,打破了地域与宗族的隔阂,形成一个跨社群的海防文化共同体。对普通百姓来说,参与或观看武术表演的过程,也是接受海防教育、强化守土意识的过程——演武中蕴含的“御敌守家”理念,借助民俗活动的轻松氛围,潜移默化地传递给民众,让“守护海疆”逐渐成为集体共识。同时,武术作为民俗活动的核心元素,其传承也带动了海防历史故事、英雄事迹的传播,比如在演武间隙讲述抗倭、御海盗的往事,把历史记忆传递给下一代。这种“民俗+武术+海防”的融合模式,最终实现了社会整合的功能,让武术成了胶东沿海社会构建海防文化认同的核心载体。

七、结语

明清胶东武术的演变,始终与胶东海疆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明代倭寇袭扰的海防危机,催生了它军旅化、实战化的技法特质;清代卫所裁撤、绿营建立的制度变革,推动了它的官方化与兵种分化;而海防松弛与社会矛盾激化,又让它转向民间自卫与秘密抗争。从根本上说,胶东武术是海疆社会中“国家权力—民间力量—海洋环境”三重因素互动的产物。它不仅记录了明清海防体系的运作机理与变革困境,也承载了胶东人民应对海洋风险、守护家园的集体智慧与精神信仰,为我们理解传统海疆社会的治理逻辑与文化建构,提供了一个“身体技术”的微观视角。那份“刚毅务实、守土有责”的精神内核,至今仍是胶东海疆文化的重要遗产,或许也能为当代海疆文化建设、海洋强国理念的地域化传播,提供某种历史层面的参照。

参考文献:

- [1] 宫中怡. 胶东螳螂拳文化变迁研究[D]. 宁夏大学, 2024.
- [2] 赵帅帅. 明代山东海防驿传系统空间布局研究[D]. 天津大学, 2022.
- [3] 侯萍, 王超. 明代胶东地区的海防建设与启示[J]. 百科知识, 2021, (24): 13-14.
- [4] 赵艳红. 地域文化视角下的胶东海草房研学基地环境设计研究[D]. 山东建筑大学, 2020.
- [5] 王宏伟. 黄河下游地区传统堡垒聚落群系研究[D]. 天津大学, 2019.

A Study on the "Defense against Foreign Invasions" Function and Social Role of Jiaodong Martial 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astal Defense

Shang Changmin

(Yantai Vocational College of Culture and Tourism, Yantai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e Jiaodong Peninsula, now encompassing Yantai and Weihai, was hailed as the "left armpit of the capital"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s significance in coastal defense was so great that it could be described as "guarding Jiangsu and Zhejiang to the south and protecting the capital to the north". Over the course of more than five hundred years of coastal defense construction, Jiaodong martial arts have never been merely a form of physical exercise or sports skills; they have been deeply embedded in the fabric of military defense, civilian self-defense, and even social control, becoming a special cultural form.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coastal defens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mbine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garrisons, the green camp system, and the changes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Jiaodong region,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defense against foreign aggression" function of Jiaodong martial arts in resisting Japanese pirates, suppressing pirates, and various anti-Qing struggles.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aim to clarify its transformation trajectory in the official military system, its popularization in civilian training, and the possible alienation in secret societi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Jiaodong martial arts are actually a product of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military needs of coastal defense and the local social structure of Jiaodong; its evolution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is land gradually transitioning from a "military frontier" to a "maritime society".

Keywords: Jiaodong martial arts; Ming and Qing coastal defense; function of resisting foreign aggression; social role; military system